

朱九江先生集

朱九江先生集卷九

文

明贈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原任四川夔州府知府朱公

神道碑

昔漢治多循良吏至六朝而衰矣而宋元嘉中始興從事朱萬嗣少豫獨以廉聲振海內讀史者豔稱之明祖奮起布衣重親民吏吏治號不污至中葉而衰矣而我八世從祖夔州公仕神宗朝以治行第一拜璽書之賜夔州廟祀至今朱氏自兩漢三國以來人物盛於東南爲甲族四姓稱首而其良吏俱出嶺表南海九江支系又始興分也然則公之經德秉哲以追配於前人者豈偶然哉公諱讓字次夔號綱庵先世居始興北宋改曰

保昌爲保昌人南渡末季有諱元龍者奉令甲徙南海迄今爲南海人徙居七世至公考文直蚤卒公貴贈承德郎公旣幼孤敦敏嚮學治毛詩戴記能啻其精與陳參政萬言陳同知良珍從兄通判謨結侶劇切舉嘉靖三十七年鄉試公車十六載始成萬歷二年進士初授福建南平知縣調繁江西臨川再襄鄉試事作令兩考擢南京戶部河南司主事差推浙江北新關晉員外郎郎中皆在戶部以京察高第簡授四川夔州知府南平當八閩之衝困於供億公務以簡貸息民谿水暴漲壞田廬漂人畜公不俟報碾放倉粟主者難之公奮曰文牒往來溝瘠何賴有譴令自當之無它及也又竭私俸四賑民獲更生臨川人苦歲運窶者至俵償妻息以應公類其眾姓置一人爲長酌里

道中爲儲計畝均輸江航漕輓往來稱便邑有金隄溉田萬頃
圯廢百年莫能脩繕公殫力經營靈谷焚水間功成永賴比遷
邑人祝轅若失怙恃其筦戶部也辜權衡登降偃僕與傭卒
襍作胥吏莫能爲姦差督浙關掄貪疏殢宿弊汎埽暇則校士
武林指授經義名士多出其門其守夔州也請巡按行一條鞭
法瘁心贊畫官氓帖帖不佞張而事集會大旱精誠露禱僅二
日而雨霑足夔人呼爲朱水鉅筭尺書躬親料量勤幹爲列縣
表率數月而夔大治頌聲謹騰院司交薦於是天子欲大用公
降璽書勞曰朕撫有方夏軫念民艱每思良二千石布德宣化
嘉予天下維新而於典郡尤亟其有治行明章薦剡茂騰者特
簡其人而畀之以旌前勞而勸來勲璽書豈有愛焉爾四川夔

州府知府朱讓惠從公溥威以廉生著鉤距撻伏之神塞奔競
夤緣之竇薦書特最朕用嘉焉茲授爾階中憲大夫爾膺茲榮
寵益當勵報稱之能果其績並龔黃將採一郡之政成而召卿
矣子大夫其敬承之公遂入覲旋至公安偶疾憩驛喟然曰余
甲戌場前夢蠶滿衣襞蜀古蠶叢地也余字次夔今次夔矣遽
引疾歸公爲人宣髮廣顙目秀而慈未嘗示骯髒之色與人言
不衣而暖然通而有執宰邑時張居正當國政尚嚴急有司迎
指慘礪少恩公力持大體除苛解嬈人用大和及在曹司內閣
申時行余有丁盡反居正所爲一切縱弛公數執法曰江陵特
主持太過耳其綜核名實是也蓋公爲政無心寬猛亦不尚苛
廉志在調劑時宜拯民疾苦使廬井見生人之樂故在政不擾

既去而民慕思之當官留都澄海唐吏部伯元喜講學順德歐
工部大任稱詩公則多談吏治三人交莫逆而趣尚不同大任
嘗語人我輩喋喋甯如倉曹能及物邪倉曹公攝職也其爲名
流推服如此既歸召補湖廣鄖陽知府不赴中外交章以用不
盡才才堪大受薦卒不起惟日以福惠鄉閭爲事萬厯三十二
年卒壽七十葬鄉西南馬山改窆大望山祀南平臨川名宦郡
邑鄉賢後四十四歲以孫實蓮卹典推恩諭祭贈公如其官配
闕恭人闕德最著生子疇庠生贈兵部左侍郎側室子田甸峻
田庠生贈中書舍人甸庠生更名賓揚孫十五人實蓮戶部郎
中卹贈兵部左侍郎伯蓮戶兵兩科給事中會蓮推官叔蓮游
擊協蓮儀蓮期蓮並庠生公蓮保蓮觀蓮現蓮觀蓮明蓮振蓮

世蓮女六人俱適名族長壻同邑陳熙昌吏科都給事中外孫
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公旣以治行高天下而從子
署青州知府凌霄繼之孫實蓮外孫子壯且毀家湛族百折完
忠以終一朝報禮之局論者謂公德匪直配前人也其穀後尤
遠焉公於品秩神道當得立碑而遷延有關迺者家牒繼甄遺
文用討於時宗英耆德相與太息曰鍾石幽宮冀垂久遠墓誌
以之揭銘表阡殆將令百世後式墓輸敬想見其人用以興起
秀良扶樹風化不可廢也粵求當仁式讚先烈小子無似敢述
斯銘銘曰

朱氏二俊槐里桐鄉公起而參是曰三良槐里說經公如其确
桐鄉獲民公符其卓况彼少豫奮治南中後公嗣音豐山應鐘

爲人磊磊爲官亹亹數予腎腸痛爾瘡痍華嶽削天其麓則平
汾澮流惡不疾以情古號惟良甯非豈弟有沫而濡勿毛而驚
帝曰俞哉卿可屏毗毋忽蠲穴庶屹金隄拱日方東歸雲忽止
止足遺榮如珎史指以其餘恩福及閭鄉鋪糜與緇治寶成梁
以其餘慶賴及後昆磐石之宗忠孝之門小子庸虛易世爲令
寅守徽章懼乖心鏡隄志爰佚豐碑肆摘世有墮淚文無愧辭

皇朝 賜諡烈愍明贈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原任戶部
郎中奉敕團練水陸義師朱公神道碑

大清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高宗純皇帝詔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凡勝國死事之臣
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
疾風勁草各能忠於所事豈可令其湮沒不彰其如何分別定
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議上我六世
從祖原任戶部郎中微龕公

賜諡烈愍予祀忠義祠惟時子姓感激泥首羣願聲諸金石以
播寵靈而大書深刻迄今未果其末孫次琦泣而言曰深惟我
公純勤大節自筮仕以迄結纓靡不殫極血誠永矢存歿非奮

發一時者比今幸際不諱之朝其事狀迺未彰徹大行於公靖
獻初衷無憾也何以贊

聖清之光明而昭示於罔極哉僉曰善子其以銘謹按譜牒公
南海九江朱氏諱實蓮字子潔號微龕祖讓守夔州治績冠萬
厯時父疇廩膳生著文行公願身類面角犀隆起腰腹十圍少
須麋大音聲顧盼偉如神人七歲能屬文與姑子陳文忠公子
壯並有聖童之目未冠舉天啟元年辛酉鄉試第三人分考江
陰李忠毅公應昇奇其文拔冠一經久在公車時望益隆巡按
劉呈瑞提學魏浣初疏舉境內人才皆第一崇禎十三年庚辰
授浙江德清知縣時中原盜熾州郡陸沈捧檄者蹙蹙懷兩端
公謂俯循東南所以戡定西北天下事尚可爲也慨誓行初

蘇浙仍歲奇荒繼以旱蝗民飢無食公到官綢繆賑恤存活數
萬家明年夏浙西三府大水湖州尤劇公百方拯濟額大府蠲
緩以貸災黎不省七月浙撫劾德清崇德兩縣誤漕是時政府
方尚搜括還票旨逮治緹騎洶洶崇德令趙夔自縊公奮曰唐
石烈士馬前一騶耳尚思自致於萬乘之前以鳴主將之勞烈
方今聖明在上居高聽卑坐使萬物顛顛而陽澤不施羣方戴
盆而天光不照臣罪不容誅矣吾甯歸死司敗救此一方民遂
就詔獄獄中極陳地方荒苦大略謂天災流行何處蔑有未有
四五年來飢饉薦臻旱殍嗣虐予遺靡定降割繼行井邑爲墟
民物將盡如浙西之甚者去年夏五甫交龍水驟發蘇常嘉湖
數郡鉅浸稽天吳江德清襟腹太湖如坐釜底塘栖以西尖山

以北穀蔬淪沒室廬漂蕩人畜蔽江流而下帆檣緣木杪而渡男號婦哭天日爲昏其有乘高駕浮幸不卽斃者驚癩飢羸有孩稚推棄於漲中夫妻子母枕藉待死於水涯者矣微臣受任未久四出捫循目擊情形痛心酸鼻自傷爲人司牧政刑頗僻措置乖違無以導迎祥和覆以招灾速戾使萬戶生靈顛連若此此卽肆微臣於市朝正溺職之誅謝橫死之眾是微臣所大願也當已兩申撫按面要道府籲懇丁糧漕白一概奏蠲發帑截運以資接濟昔宣宗皇帝聖諭賑飢當如救焚拯溺何待勘爲煌煌大訓我朝鼎命之隆在此也微臣方且噢咻老幼撫摩創夷勉之以忍死須臾慰之以大澤將至而不謂漕兌嚴期突然逼迫矣夫蘇浙數郡錢漕金花銀之偏重天下所知也接遞

殖淺諸色目穰苗撞竿等差徭取求之無藝幫貼之煩猥天下
所無也荒旱以來帶徵有三年五年添派有練餉助餉又天下
所苦也萬一踴腫無聞追胥如故虎冠之吏敲吸爲能藐爾殘
黎展轉之下惟有逃亡逃亡不能因而鉅險強者旣讎而動弱
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
晏然而已乎比者中原多故風聲播流保無有梟獍之徒包藏
禍心乘閒思亂者初猶煽劫繼且盜兵裹誘漸繁橫流益潰陝
晉楚豫其已事矣是可不爲之寒心哉是故欲回天意先召人
心欲保東南財賦之疆先予億兆更生之樂伏願皇上獨斷聖
衷截漕駁放徵派盡蠲或令飢民濬吳淞白茅兩江以工代賑
若此則收行水之利廣澤枯之仁答列祖眷顧之靈弭五行飢

穰之患塞茲人窺窬之竄翠皇圖保定之基孰與屯一時之膏
釀滔天之禍而後悔無及哉若此則微臣雖膺大僇伏斧鑕且
將含笑入地矣疏入帝驚歎動容踰月普免直省存留起解上
供本折錢價百姓驩呼謂公有同天之力德清漕兌旋亦報足
獄遂解謫南直松江府照磨起臨淮縣知縣聞內艱未赴累擢
刑部廣西司主事兼兵部武選司主事戶部郎中當是時帝知
公忠實有意嚮用故驟遷其官會憂歸而止亡何南北都相繼
淪陷公忿不欲生丙戌繼丁憂唐王亦亡陳文忠迺與廣督丁
魁楚援立永明王於肇慶故輔蘇觀生懷貳別立唐王弟聿錡
於廣州永明王起文忠督軍務並敕公團練水陸義師敕曰破
斧之章首爲輔臣誦之次卽及於爾矣欽哉會

大兵入廣州聿鏘執死明年春張文烈公家王陳忠愍公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起兵公亦以七月墨纓舉義盡毀其家輸軍實與文忠募旅於九江舟師千餘艘多殫戶番鬼驍勇善戰迺約忠愍共攻廣州撫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得守東門結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舟師剽銳甚一戰奪西郭敵臺焚敵樓殲突將城中大震嚴詰反側可觀事洩死三千人皆坑殺兵遂勦忠愍奔三水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來迎迺入攝縣事以待西師九月

大兵逼高明爲十覆迭攻之公激勸忠義晝夜登陴拒守五十日而城陷文忠被執公從容西嚮再拜齧血題絕命詞遂握刀帶雙鞬馳下冒陣而死年四十六公族父攝訓導事曰名臣亦

不屈死官生區懷良舉人區銑以下從而死者二千人城中男婦皆喋血迸命無一生降者難後其城遂空實丁亥十月二十九日也次年永明王贈公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御史饒元璜言諸忠臣賞薄晉贈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三代同官諭賜祭葬再廕子國子監助教錦衣衛正千戶恩卹有加焉配區淑人高明戶部侍郎大倫女有賢行子二國薦國諱公幼有大志雖長華廕被服必於儒者工詩文尚氣誼士類歸之至性天植事君不辟難馭眾無匿誠其發也如鬱燄怒雷屈而必達常自誦曰吾曹旣效命於世有可以尊主庇民者則忘身爲之其它禍福之來有不自我者不足較也初公之亡也

大兵義而掩之故國薦等能以喪還祔於夔州公兆沈蘊芳曜

百有餘年卒能尊名必祀朝野具瞻蓋幸逢

聖天子表正人彝允釐皇極而亦公順受天明安行不惑故忠孝之道用光幽潛之德必發也烏虜禱哉銘曰

公以文興鰲轍稍增不究爾能銅墨是膺叱呼神君官謂僂民逢憂召屯甯丁我身養其疲羸寬其撝咎飛輓而虧吏曰不治玉階碎首闕尸甘受容臣苦口臣死不朽帝有恩言一歲九遷有隕自天旋入雷淵刑天干舞盟津捧土旣獲死所安於堂宇惟天降衷惟

聖發蒙匪私於公惟以

教忠歸彼兆域有嚴

制敕騎下軾式是做是則

贈奉政大夫府同知銜朱君墓誌銘

咸豐庚申置閏後七月族子福元攝衣冠奉功載叩庭下懇懇
拜曰先奉政棄不肖孤踰十年不肖孤沐食麻蔭無能邁迹發
名以光揚其志業今荷 國寵靈而先緒卒沒沒未顯厥戾茲
大吾叔牽哀假之遂拜且泣余曰然惟迺考奮而勤身愿而不
忘本用能延展世德以庇賴其子孫於法得銘謹按君南海九
江朱氏與余同祖者三世其四世爲同母兄弟故余與君衡宇
相望爲比鄰君祖一傳爲靈川司訓諱文錦以明倫謹身教士
有名嘉靖時司訓八傳至君大父斐章父存禮皆微在田畝君
孤貧棄讀年十八迺跳身西徼營業於龍州龍州土劣君安之
數年繼籌鹽筴於越南之河內而歲轉於滇粵往來鎮安開化

間其後置遣寄帑不離河內休老告終終在故居將終遺言曰
吾薄祜離鄉雙親先在淺土爽塏營遷庵岷遽迫汝曹速成吾
志以贖曩愆吾有娵妹貞苦無依贍老篤終既吾後責餘無它
言然則君雖長爲旅人乎其積念未嘗不倦倦厥家也君卒以
道光廿九年三月廿六日春秋六十有九初厝鄉之大望山越
九載迺定兆於網帶山配同鄉張氏生子啟元遣室子奎元耀
元福元顯元啟元後君五年歿耀元後君以八年福元援例同
知顯元援例州同知女二人孫八人初君之出也僅一再甯家
於後去鄉且三十年卒獲舊里考終子孫逢吉今奎元福元等
又克式廓慶餘以不瑕於遠永懷明發以篤厚於宗皆善體君
勤身不忘本之懿而推大之烏虜可尚也已君諱庭桂字兆榮

後更曰廷貴又字慕韓同產四人君行長惟君以子贈奉政大夫銘曰

謫惟羈孤能蹶興爲山卒匪因邱陵西逝賁古南麓冷雖弗陶頓亦載羸雖弗錢冊亦有齡卅年爲世飛電驚歸如化鶴遼東丁綱峯蔥鬱邱首稱降嘏兩地生甯馨丕視德載以有銘

清故朱少府墓誌銘

道光廿一年辛丑十二月照山少府無祿年三十九矣前卒召子兆鼇跽志遺訓且使乞銘於其族父次琦泣言曰吾生無善於世不自揣控歿願有庇於子孫若爾吾哀必以夫子銘是吾果不慙棄於鉅人先生而有辭於來世也爾其勉之兆鼇弱能知哀將窆則哭來請銘屬余人事攘攘始以公車繼以憂未有以應也丁未冬余歸自京師將就官山右拮据稱貸事益冗瞽而兆鼇每見則搏頸請如初辭加巽無怨而顏色加蹙切以悲余心愧之抑無暇以爲然自赴官以後平生文字之責以遽皆不省錄獨少府存歿兩世辭意惻款時往來於胷中當夫寒更支枕長途馬上偶然振觸未嘗不怛怛有動神怳怳而若有亡

也少府蚤孤席溫飽游里巷不敢以辭色加人平居無子弟之過假能永年或將有立獨不季死耳今兆鼈祇奉先緒勛率諸弟如其謹又加才焉少府爲不死矣少府娶關氏無子側室子兆鼈曉鼈乘鼈女四人孫三人咸豐丙辰卜營少府新兆而余適解組歸適大慰曰余今則可以銘矣蓋踰少府之歿忽忽十有六年逝者有知其將起舞樂受而殯此諸責矣乎銘曰

銘君藏姓朱氏諱祥光耀懷字小字報與號四父佐昌微無位君捐輸爵從未一命膺年遂躋鳳山麓滂溼漬徙象嶺高煥地惟有子邁祥懿我鑱石瞑君背無後艱視茲志

廖南邨墓誌銘

朱次琦曰予讀歐陽子梅詢墓誌以謂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耳三復其言而悲之竊慨生平舊遊多抑塞之士而若廖南邨關璞軒兩孝廉尤有可悲者兩君同年舉於鄉俱不及仕盜起粵西關君薄遊及於難廖君考終牖下亦不試以卒其標格故不同關君疏儻才氣有過人者廖君姍姍細謹用財較錙黍行事有尺幅假而當官不失爲綢繆吏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恆與馬服玩聲色之好奢麗百出且復豐於獻納參於酬應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入官者也豈取之於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怵受賕以恫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羣相敵讎橫流遂潰

此方今之大患也然則關君推辨治材其於攘剔時弊或不如
廖君有益也君南海九江廖氏諱熊光字偉耀自號南邨父曰
鄉飲賓長松歆歆行善有掩骼葬時之德先世由南雄來遷南
遷諸宗故多衣冠族而廖氏世力農不顯至君始耽讀發名流
聲於代爲時聞人幼擅文譽藥脫輒驚其長老問業於邑通儒
梁教授序鏞得其指授出試有司邑令徐公香祖奇其文將拔
選首以故爲桂按察文耀所先君弗懟明年郡公烏爾恭額卒
拔君選首受知於故相常熟翁文端公補弟子員淹螢舍二十
餘年咸豐改元今尚書萬公青藜故巡道呂公倌孫主試乃以
第六人中魁選比落第南歸君年且五十矣君性靜退不爭物
先與人交不爲翕翕熱然桑梓利害亦引義弗讓也鄉人積穀

備荒築場設肆又內河脩繕隄圍增庫倍薄費皆不貲君始終其役遭亂爲惡少所窘事定寘不校人服君長者儉衣穀食而贍卹寡妹甥忘其孤女兄無子卹之尤至疾革猶分乞餘財蓋爲人深中有主不混所施如此予去鄉久假還見君里第君亟謂曰子爲令聲績旣著行見知上下萬一得所藉手一吐胸中奇偉亦可壯也胡速歸君卒之歲

詔書屢追予趣赴

闕雖不能用君言至今心媿之由斯以觀君雖不形缺缺乎其志事蓋可知也嗚呼

國家仁覆區宇變醜養瘠期使文無害者爲治中外顯僚下暨州縣學校之司取諸鄉會兩試號爲正途厥後人員同穴雜而

多端自予童時里蓋有十三年甲科而歿於需次者其鄉科則予以道光己亥獲舉己亥以來汜於今里中獲舉者二十有三
人第進士者五以貲入仕者二餘或汎浮江海歲歲隨計吏或
久次勸遊臥家不出甚且溘隨運往足可傷悼若君與關君者
則又有李君虛谷關君雪湄予宗人梧生雲巢亡兄晚亭辰階
並先後齋志歿計三十年中無以鄉舉授官者壯佼之夫忽忽
奄就頽暮而逝者已不可作矣是可爲一世人材惜而世道之
感當何如也君有享帚齋集以同治元年五月八日卒享年六
十妻鄧孺人儉勤稱君配先七年歿子二曰安泰諸生曰寬
泰女子子三皆得其適孫一人其葬在宅後之龜山祔以孺人
實逾君喪若干月日安泰來謁銘予邑邑悲懷數葦不能搦筆

安泰等將以今夏某月脩君墓前請乃申不懈益堅且曰匪先生無以信後之爲志乘者予言非能重君而安泰之孝不可忘也嗚呼忍不銘銘曰

南邨其有知乎南邨其有知乎銘君者里故人朱次琦也惟初有與期惟卒無所施予惡知夫所歸咎而徒貽後死之悲也

賜進士出身分發湖南知縣梅坪陳君行狀代曾勉士

劉作

君姓陳氏名亨時字信民以字行別字任甫號梅坪南海九江鄉人也曾祖叔駿祖在泮皆庠生父履恆嘉慶己卯科舉人倬行孝弟績學綴文家居授徒歲常百十人學者號心農先生著碧樓全彙文獻纂略四書蠡說若干卷子二人長姪榮邑庠生次卽君君生有異徵少從其祖口授詩歌輒能成誦稍長爲文崢嶸見頭角一時父執若明監丞琢如關明府穗田輩咸器重之旋丁外艱事伯兄有姜肱陽城風居常互相師友而君聰慧過人一經指陳輒心領神悟發憤淬厲往往秉燭達旦文序詩壇卓卓有聲道光甲午科舉於鄉丙申成進士授知縣分發湖南初嫡母寢疾慮不及見君口喃喃呼君不輟已而假歸得侍

湯藥數日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性溫厚器量宏深切於濟人銳於任事癸巳之夏水決桑園圍三了基鄉閭乏食君駕小舟勸分沐雨櫛風不憚勞瘁不足則倡發鄉之南方義倉又不足則倡發同濟倉存活無算君故無中人產然施與恆逾於富人丁酉西潦大至隄不沒者纔咫尺淫雨百餘日內水漲溢君加築子隄以防之首捐金爲鄰里先岑紀虞陳仙儕兩茂才歿妻子無所恃君偕同人醵金以助其見義勇爲多類此陳氏於九江爲巨族歷年逋賦餘百石候補府經歷明公達周歷催科吹角持軍械捕逋賦如捕盜人皆震慄或空室逃亡君設法勸督不數月積負頓清族人無羅文網者九江地大物博良莠雜出儒林書院鄉人讀瀟所也羣舉君及曾君銘勳馮君汝棠明君倫主

其事豪紳某老矣猶以博爲業至是不改君曰剛吐之柔將誰
茹乃鳴於官擒治之鄉南之山故多叢葬無賴子發冢爲姦利
官屢禁之不能改君密訪呈其主名雖族人不少貸由是惡俗
稍革良善倚之無何遘疾以十二月癸丑卒年三十有七弔臨
者相向哭失聲遠近皇皇如奪所依據明廣文離照語人曰某
自大故後老淚不滴者已若干年所矣及葬昇柩所過皆歎有
泣者初君之卒也厯三日支體猶溫輒顏色發越如平時其兄
珪槩守之不殮鄉人遽奔走相告進士君復生天以福吾等也
不遠十數里問音耗門外萬頭如黿肩以下皆隱旣卒不起則
大戚數萬戶中洶動擾亂者屢日嗚呼君處一鄉而一鄉服若
此曩令藉手由縣令游至大府建白更何如哉君之不年一鄉

之不幸抑非特一鄉之不幸也君娶關氏無子以堽桑之子爲嗣釗與君同鄉雅重君君之主儒林書院也實釗敦勸之今君墓有宿草不忍其行義就湮沒爰從堽桑請掇其大者爲狀將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重修四世祖墓祭文

維道光十一年歲在辛卯冬十月己卯朔越祭日甲辰宗孫某等敬以金花綵紅牲醴果品香燭楮帛之奠敢昭告于四世祖考南塘府君妣潘氏太安人之墓前曰伏惟元靈煜爚山澤緼緼周家蓋耐漢道增境風流彌劭日彪以文龜趺獸巖紺宇丹垠旣固旣完庀此幽泯神之格思有萬其春泊我焄蒿非故而新允惟烈祖誕英勝代懷寶自怡含輝未沫儉德之共勤思不匱克勤克儉昭茲來裔天鑒不誣厥後斯大人亦有言弗祿惟人祖之允嗣旣庶以蕃旄倪引翼螽揖麟振非兆地靈孕秀荀陳曰由祖德道義之門人亦有言振族亢宗祖之允嗣多丈夫雄悉數乃留更僕未終門無白丁第高黃甲胄子佚佚征夫捷

捷亦有旄鉞專閫巖疆亦有錦衣飭紀扶綱綰符而尹執戟而
郎薇垣待制柏府封章三魚肆席五馬分行濟濟卿寺載綢載
翔航航司馬載晉載揚顯榮褒大式告崇岡曰收祖功而熾而
昌人亦有言世妙象賢祖之允嗣上不辱先民伊父母

國伊甸宣澍雨隨車敷歷中邊

京室賢勞江嶺黔滇吳閩楚越東土西川匪直也人能官奏報
正氣扶倫惟忠惟孝致命遂志曰祖彝教凡諸徵德非僭無徵
四百年茲發育菁莪在我後人勿替寅承載叩幽宮載摩前誌
有隕其初茲予心憐春揭旣設陸盾斯齊壹喙同膺力併心毗
歲功以時履武前規肆安且吉予懷不迷吉蠲用享濟濟升躋
求陰求陽祖無我遺祖字我人瓶罍婦子胥康而生曾孫惟主

祠祚我人騰茂蜚英噓枯吹生奮爲
國植英英射策驤首觚稜斌斌膺仕

冊府垂聲表阡誓墓先民是程勿壞爾基勿棄爾成臚忭薦辭
陟格式憑尚饗

公祭陳梅坪大令文

維道光十七年大歲在丁酉十二月甲辰朔越十二日乙卯闔
鄉紳士某等敢以清酒庶羞之奠虔告于文林郎在籍湖南知
縣梅坪陳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行成家範材蔚國楨允昭士
望亦重鄉評當童牙之孤露已不師而自成越駿足之超軼乃
騰茂而蜚聲懿脫白未久甫踰歲遽謁

帝于承明信乎達人有後而擢巍科登上第蓋歷兩朝三百有
餘歲而復振其家聲何志盛而氣銳俄棟折而榱崩豈巫咸之
夕降與豈泰山之輒召與胡爲乎禱肺石而靡靈嗟夫以公虛
抑之懷縝密之慮強忍之性使馳驅于

皇路則入可以彌綸夫袞職出可以霖雨夫蒼生彼龔黃卓魯

猶是人耳充公所至庸不克與之方軌而並行今其若此

國家何以收用人之效黔首何以慰望澤之誠三楚何以馴華
離之俗五嶺何以被桑梓之榮奚怪商農弔于市婦孺弔于庭
下至寵姬走卒莫不淚簌而心怔何況某等辱得人于鄉校熄
羣議于黎蒸方脩廢而舉墜慶百度之維貞嗚呼地大則物博
族眾則寵橫故咸謂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自公爲之而父老觀
化相與忼慨太息以爲百年來無此枕席之甯嗚呼一旦奪公
以去孰與起渠溝之瘠孰與調雞鶩之爭重有憂者高山難仰
大樹飄零則四達之遠方將舞狐狸而噪鱗鱗彼血人于牙擇
肉而噬者且暘暎其並與又孰與殺其威而折其萌也嗚呼豈
惟某等知公九京之下亦爲心愴吾見風雲淪于墓道猶鬱怒

其未平誓指誠于天日守眾志之如城踵逝者之遺志勉造福
于民氓嗚呼公之目可以瞑矣盍鑒此臨風之長慟與薄醖之
維馨尚饗

祭陳大令文

維道光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日同研生朱次琦敬以生芻之
奠祭於亡友任甫大令九兄之靈曰吁嗟令君時之峻造民望
國華人龍天寶離彼不祥嗚呼宿草不鄙謂余幽贊先盟私我
下我貺我以誠至今我眼寫君儀形云何簪盞警歎無聲云何
杭俎不覩虧贏躋君之堂降君之庭嗚呼杳矣真不弔矣夜壑
藏舟永潛曜矣悠悠百年芒芒九紘吁嗟令君謀面來生嗚呼
哀哉尚饗

北上會試祖道文

維道光二十三年月日會試舉人朱某虔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水陸道塗之神曰曩游萬里跋履風塵南浮北走起憊亭屯匪曰予智惟依於神三年不鳴又及茲辰昔丞相宏謁公車者再迫欲求伸緣飾經術啗點于春亦越昌黎兩舉有聞爲古碩儒爲時貞臣是二君子一猶一薰予矢諸夙夜神知其勤於戲不可知者遇不可信者文不敢負者學不敢玩者身風飄車偈江紀河濬尚勸相予宏濟關津尚饗

南海縣黃鼎司南沙三十鄉鼎建石隄祭河神文

維道光年月日南海縣黃鼎司紳士原任廣西桂林府知府張業南等謹以柔毛剛鬣致祭於河道之神曰滔滔北流水鉅維擘也曰瀕曰武曰桂曰遑駢支來下萬弩突也寸瀾朝增下流百也時而牂牁侵焉益怒且謹如火加薪如虎翼也吁我南鄉紛當其劇也沙走雷駭日降割也非神之不愛人消長逢其適也哀我人斯至此極也井竈田廬隨蕩濡也鼃鼃斯遊魚龍宅也翦及塋瘞泣潛魄也嗟嗟我人曷以供王稅於上下何以守存歿也今之不圖民氣將墨也爰呼於衢解衣散錢大聲疾也絡石隄波漢遺法也如彼錢塘磯固羅刹也如彼吳篲圍震澤也我聞在昔畫不一策也水犀控弦波臣北也西門偃僂河伯

擲也悍而不可爲而黠不可跡也惟神茲歆鑒誠臆也牲牷阜
肥飲香稊也砥平鏡清歸墟勿溢也海復爲陸石斯泐也滄爲
祥雲蒸爲和風甘雨渥也歲功順成衣充而腹實也江漢比靈
揚馬出也永永萬年饜神德也尚饗

之官山西祖道文

維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正月庚午朔越祭日丁酉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分發山西卽用知縣朱次琦謹以柔毛
剛鬣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水陸道途之神曰琦惟不佞行業
未揚奉先臣之清白飲下士之編章數辱公車一對明光乃荷
丹毫遂縮銀黃俾汝救民唐魏之疆假還不日待罪方將星言
首塗吉日辰良神尚相予龔行四方思敬楫於大川敢騁轡於
康莊守道守官民幾民康夫惟捧檄重眷維桑故山齧齧宰樹
行行昔宋相籌邊屢吟想於圭峯月下人龍開濟亦倦焉於歸
臥南陽蓋馳驅可以許而父母之邦良用不忘也於戲肅肅
王命悠悠天常日月照臨臣敢懷鄉尚饗

祭毖旗岡后土文

維咸豐七年歲次丁巳正月甲寅朔越十四日丁卯原任山西知縣厯署孝義襄陵縣事朱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毖旗岡朱山后土之神曰嗚呼我房祖永歸於此絲曖幾何年矣侮予之逼神實禡之謀野之獲神實啟之升靈妥魄神則祉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房祖白岳先生文

維咸豐七年歲次丁巳正月甲寅朔越十四日丁卯朱氏孔安
房諸孫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酒庶羞之奠敬祭於房祖有明
高士白岳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德芬雪白蘭薰先生翰墨金
石不蝕先生之存蘭錡蒲輪先生之去雲霄一羽謂宜慶餘猶
有鬼神何悟忽諸乃痛斯人崇名兩閒遺瘞七尺相望百年三
披荆棘眇眇末孫躋壠而號簪烏不歸涕泗增勞昔孟軻氏墓
出宋元豐甯顯甯晦從汙從隆雖聖與賢無如命何時數有奇
於人則那嗚呼富貴何常以不亡亡大矣夫子與造化亢嗚呼
天之所奇我之所大下馬一陵斯萬千載尚饗

朱九江先生集卷九終

再傳弟子校栞於讀書草堂

朱九江先生集卷十

增錄

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銘

諸授資政大夫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平定陳士枚撰

文

賜進士出身平陽府儒學教授忻州董宇偉書丹

漢應劭謂平陽以地居平水之陽得名平水發源郡西三十里平山卽禹貢之壺口山莊周書之姑射山水經注以爲水出壺口東逕狐谷亭又東逕平陽城東入於汾是也源初出若蠡房數武遂澎湃如蛟宮猷薄爲金龍池池上爲龍祠祠西南又數

泉皆入平水水東二百步爲清音亭拱清音亭前爲雲津橋而平水分流所謂十二官河以灌臨汾襄陵之田者也田以水滋民遂以水擾據上流者專其利地未乾而溉之月率三四舉晝浸而夜潤人佚而財阜播種常及其時稼有餘沃豐茂碩好民以富囂在下游者渴其利時旱暵而水不下歲不過一再溉春蒔而夏亢人勞而財匱播種不及其時禾以槁死秕敗穉凍民用儉札坐是爭利而聚門者百千人死傷縲紲大獄數起厯院司觀察府之大尹臨襄二縣之大夫或竟其獄止於罪人斯得或厭其勞糾不可究詰始顧頂了之河渠遂不幸歲歲有事噫嘻豈民之多辟癘俗終不可變邪或者經畫區處之道猶有所未盡也咸豐元年復有尹紹仁京控武舉劉廷元事詔以歸

行省省以下郡邑明年七月廣南朱公來攝襄陵縣廉獄事獄
成抵罪若干人貰釋若干人惟明克允與人翕服公乃喟然歎
曰嗟乎蠢茲蚩蚩利餌之於前而刑糾之於後雖曰不罔民誰
欺哉乃博詢訟端則謂有豪強行霸者龍斷居奇者有水無地
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
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焉公曰強誦害良治之而已
若夫地者糧所自出水者地所滋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地
與水能離而爲二乎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
汾周侯親履畝兩邑田若稅相直也於是定平水爲四十分縣
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網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
陡門其水則之法縣水二十分八支渠分灌視壤廣狹爲差南

橫渠六南磨渠四高石渠二分有半李郭渠二晉掌渠分有半
東靳廟後兩小渠各半分而畎澮均矣其用人之法渠有渠長
司水之禁令溝頭治澆灌堰長守陡門皆聽於渠長違約者渠
長驗其多寬之數督溝頭行罰不受罰者有刑誣者坐如律而
主伯立矣其行水之法晝夜有程通閉有節傳牌有部次淘河
有式動碾有候而制防密矣其陡門之法築門筦渠渠上廣七
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二寸槌以石毋勿平牀以版
毋弗密契以印記稽以守調毋弗愆且壹而贏縮謹矣議既定
徧上於院司觀察大尹皆報可功裏役征奉令貫行自時厥後
狐廚汾曲之間不圩而秔稻茂不雨而麻麥熟墟落綿繹風煙
浩渺江天湖景如墮目前且也經界旣正洽比亦興閭左始知

相生相養之樂而風俗又一變矣經始於公下車之月受成於公受代之前一月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里紳王宇等用來乞文余惟天地之道聚精於高歸物於下表爲山河以戒其域疏爲川澤以導其氣區爲陂塘溝洫以鍾其美今夫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藪也是故民非田不贍田非永不穫神之案盛於是乎供人之蕃庶於是乎殖國用於是乎悖裕民氣於是乎綢繆完固而不可動搖凡以水無散泄壅遏田各有所資也唐時王官谷瀑下流爲貽溪司空表聖立法示谷人以時用之至於今不廢異時李太守義方亦作永利池堅明約束分給趙城洪洞民茲皆河東故事惜講求者少耳今公不鄙夷其民如爲子女析纁澤周意厚來而僭功訖工遂去

天時人事良非偶然民之躋登茲者庸非其慶也邪公以大儒
師表當代其爲令吾晉也晉中修學好古之士爭從之到官多
異績名傾一時繫囚趙三不桀劇盜也護縣薛經厯介卽篆輒
挈命犯王申保吉年娃越獄跳去薛憂懣須公至以相屬公謝
病三日不至益急不知所爲趙三不桀黨眾亦意尹且病未卽
視事弗戒也然公蚤出重貲購知其所欲適亟假郡捕前半夕
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趙三不桀羣就酒家胡未卒
飲役前持之奮刃格拒顛數人墜地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
然襄陵縣鐙也迺伏地就縛比邑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盜
入矣遠近以爲神河東歲患狼俗愚言神物不可擊擊且尋報
復席氏女將出閨爲所嚙又雨造訟噬其一讎以不成公大憤

惋募野虞獵戶捕之得者予錢萬猶無獲迺親檄禱西山神祠
所謂雙靈龍澗者也約十日驅狼盡否則仆神齋其廟人戶震
惴捕益亟時嚴秋氣寒風日蕭肅天忽大霏霧旬日人得跡獸
所出沒攢火鎗擊之無脫者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絕橫汾霜
降後則輿梁成士女落之歌舞彌口燎復大至濤瀾洶湧勢將
漂沒公遽出縈之應時衰落平陽總兵某至暴抗也挾軍興勢
以八百里台符行縣調吉州兵公拒不受曰襄陵至吉州二百
三十里亂峯際天澗岡竄篠夏有谿谷之漲冬有冰凌之阻僮
佼壯夫解鞵扳緣上下然且月有斃暗以故境獨不置驛營有
急法當發塘兵不得行縣鋪曷以八百里台符爲某忿牒大府
大府督過謂且干嚴劾公奮然曰方今南方糜爛於盜又使北

方騷擾於兵是天下無完民也民不堪擾且習知南方事幾日而不爲亂亂起非令誰任其咎等劾也令甯謨軍興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他日與總兵旅見於郡總兵反揖之曰明府利害公正容曰某何敢特不知利害耳關氏錯居河東郡邑皆壯繆侯裔解州世襲翰林院博士某數以訟脅族人財至襄陵以干公公賜門當弊獄關神廟許百姓聚觀旦日闔廟闔會者數千人立階下日隅中公褰服人以博士及其族上升堂再拜抗聲祝曰侯以義烈成神明千百世後述侯事者足羞鄙夫之顏其義烈然也今世遠無以庇賴其子孫勢當以屬令令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內之獄以爲神明羞皆令之罪也某皇恐求罷訟公責之曰若祖異姓如骨肉若迺同室操戈矛若祖不以金

帛易恩誼若於門內索金帛且若系則世襲也官則翰林也敗
官不忠忝世不孝不忠與孝賄雖積人將不食汝餘吾不難詳
褫汝擇賢繼侯世顧臯狀出且辱州里輕朝廷辭氣慷慨聲淚
俱下於是階下羣唾曰汝誣其祖而欺其族又以勤我公何以
爲人矣某媿欲死兩手自搏叩額無算口喃喃自詛詈及出觀
者一時迴首不忍睇其面由是邑無親屬訟者公無事卽出行
縣驄從不設老蒼頭控蹇衛一吏囊筆札一伍伯負模橐自隨
而已所至捫循姁姁老稚嚙近如家人迎路獻茗莽瓜果有遮
訴者索木机坐道與決判贖以某甲喚某乙無敢不至詰慰曲
直能引伏則已恆終日不筭一人曰細故毋傷風好也其餘頗
讀書日程以勸學勸保甲新令以督姦追社倉粟二萬石以備

災禁火葬罪同姓之昏以正俗更不可枚舉邑故晉腴壤時諺
有金襄陵之稱後稍凋劫有司猶取盈無饜告幫稱壽率輦千
百金公一切禁絕廚無特殺廳事無夜火日市蔬圃菜數束肉
一片共慕師而已澹泊質素寢已化俗優人百戲至徙之他邑
其風操如此蓋公於作宦通塞肥瘠是非謗譽當世所講求探
刺者諸不解校智營神運行臥坐起酬對手口所指述夢寐所
縈繞皆在小民便宜疾苦欲一一自我行去之民亦相率喻其
誠駁一詞下一教藜藿而聚觀朝令而夕徧野夫臧獲能道之
市井或傳會爲美談於其去也若奪嬰兒於慈母之懷而禁其
牽索也者聞信也而驚及期也而憂儒生乞畫像岷庶留韡銓
頌愛述德投文字徽蓋之屬纍纍至積雖慰遣之不能止也出

署之夕農輟其耒市空其肆扳留萬人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
門爲之陲渡汾橋橋爲之折父老持觴榼伏餞頂蹠相舐人語
鼓吹聲相亂里婦村嫗亦紉小兒匍匐跪道不遠而至句公摩
兒頂曰耶試拊之好育養也距郡三十里蓋兩晝夜乃得達當
陲橋時郡邑弟子襴衫博帶百十人掖輦而過公遜讓諸生謂
籃輿固弟子職弗舍也邑人旣不獲留公公去遂祀之於鄧伯
道祠春秋報祭弗絕烏虓公在任僅百九十日宜民之效遺愛
之深至於如此盛矣哉近世以來未嘗有也余旣心重公尤喜
公利民能爲經久遠得古昔叔敖灌雩婁國僑正封泚遺意信
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爰詮次顛末其詳具於碑陰
餘事埒見一二又永言以銘之俾百代下讀者咸知敬仰公世

世無變其遺法公名次琦字稚圭丁未進士廣東南海人晉士
所稱後朱夫子也銘曰

業業壺山煙雲洩蓄溢爲靈源膏吾井牧高印汗邪可稻可麻
一漑之饒穰穰滿家旱魃爲厲燎原赫熾是焚是燬此焉豐歲
飢鴻嗷嗷流捐憂勞以飽以飫此焉樂郊孰民與利長瀾聲沸
胡不均宏沾施大惠煙我石田踞爾沃洲不占勿慕乃刺相矛
幾世創夷幾人岸獄擾擾觸蠻茫茫慘黷天哀我民降此惠君
繫惟惠君百里之仁惠君之來讓其耆皓作此不祥以速汝天
惠君之來荒度降升雨沐風纚櫟趨楫行 國有租庸地有徑
術計租定地陬險原隰量地分泉日時杪忽仿古述人艱若畫
一民曰愉哉迷始悟今鹿食呼羣雅取苹苓鳴鳩均養詩美桑

林曾是謹曉化爲謳吟邑居廉讓戶講鄒魯設尊康衢恢宅涓
宇社配樂公人呼召父君政之成南風在絃君名之光北斗在
天陂稱僕射湖號郎官我懷惠君胡斯萬年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六月甲戌朔廿六日己亥建

稚圭先生畫像記

嗚呼賢者所係於人國顧不重哉用其人足以圖治用其言亦足以禦亂若有人不用有言不信則淪胥顛覆之禍捷發於眉睫之間不可振救迨生民糜爛患中國家斯世乃嘖嘖於大賢知幾之早潔身之遠而太息痛恨於當軸之人謂夫徙薪來告明明有此彼昏不知竟憤憤以至斯也嗚呼此何及也哉君子之仕也非以私市也東坡蘇氏所謂苟可尊主庇民則忘身爲之是也君子之有言非以衒異也亭林顧氏所謂以明道救世者是也然則君子無救世之柄乃不得已而有言至於言亦不售君子始無望矣昔王通以太平十二策干隋文不用遂賦詩東歸教授龍門帝猶謂恨遇生晚一再徵之竟不起陳亮上中

興書時方諱言兵僅授館職亮慨然曰吾爲國家數百年治亂豈爲一官卒不受是故用其人以戡難者古有之矣陽明平宸濠是也用其言以決幾者古有之矣昌黎策淮西是也人與言均失而亂亡侵辱不旋踵者古有之矣王仲淹之於隋陳同甫之於宋是也吾師稚圭先生以道德學術高天下令襄陵煦民若子女民亦愛之如爹訓諸生督誨諄諄可畏而親或雜以詼嘲游燕使皆醉義忘歸比去士女持扶挽留號咷數十里不得則乞畫像以祀諸生又刻石於縣學之敬一亭當是時部民雖不忍公平因謂公旣仕晉去當復來否則大其施亦將及我不謂先生竟拂襁歸也先是南方盜起先生猶在襄陵壬子冬寇東下壓破武昌安慶金陵北至揚州氛雖遠先生卹然憂之謂

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保障一方計大約謂雍冀爲天地積
高之府勢踞建瓴與爲合從則我免腹背之敵關隴得唇齒之
依况晉中富實甲海內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饒給於
軍實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踊躍於徵需長安稱陸海豪戶亞
晉中而河西之武力關外之防秋皆足備緩急也一旦有警甘
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拒
河爲固踞茅津太陽之間仍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
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壺之黑山龍泉等關
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會垣與藩侯
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鎖鑰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路
爲奇正扼其亢奇據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

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
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
勢也於以鞭箠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京師蓋桓文之
勳也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戮作忠義右軍謀選鋒
銳講辦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乃爲三難五易十可守
入可征之策洋洋萬言以府主全州何公撫軍所信也再三言
之何不能用癸丑三月代還乃自奏記如所以告何公者加迫
切焉不省先生遂引疾無何揚州賊由鳳毫趣豫跨河撲懷慶
八月折而西入晉境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府又殘洪
洞潞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畿輔

天子遂以輦轂爲憂謀賊不從其禍蓋至於此先生之學平實

敦大不涉叢碎亦不爲性命高談居家則孝友居官則惠慈以
及物爲功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器量閎遠渾渾然喜怒不
形當辭受取與去就之交則介然有執處眾中尤簡重及夫談
經世大略則援證今古會文切理鴻鬯疏析聽者心目爲開璉
嘗妄測先生謂行古道而不固用儒術而不疏高峻似河汾而
篤實過之豪邁似永嘉而深穩過之需次七年不形缺缺一語
不合投劾遂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信侔乎遠已璉等不
獲終從先生遊道梗負笈未可必佗日者登首陽上太行躡孔
子迴車之蹟以望南天見有雲氣歔蒸若散若連若往若還終
不離膚寸之間者是我先生蝸寄之廬蟠龍之淵也哉咸豐三
年陽月門人太原王璉記

愛棠錄

謹案愛棠錄八卷晉人美先生也鄭箋云召伯聽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先生宰襄陵百九十日閒行縣日多雖雖庠經術之用甘棠芟說之風也觀其所錄不惟襄陵人思之晉人皆思之矣今以所錄事見水利碑者省之附其碑未及或視碑較詳者詩歌之尤者俾百世下攷諸集末焉

敎諭宋時憲紀邑侯朱公禱雨而雨詩云佗邦甚旱繼以雹此

獨和甘弭災患農毗泥首吏士歡我侯忠孝神明貫馨香治績

配先公盛事兩朝光簡翰侯八世從祖諱讓明萬曆中守夔州治行稱最大旱禱雨應時下時呼爲

朱水事見
四川通志

朱九江先生集

附錄

十一

卷十

拔貢翟良璧美朱令君詩云使君紫陽裔名過朱伯厚不爲豪

帥奪

太原鎮帥某驕橫甚乃至不受巡撫節制軍興擾驛姑公獨持法裁抑之氣出其上謂將與辨於闕下甯舍一官謝

百姓

帥魏屈州郡賴甯受辱金誘向幸襄者祝壽告幫俱歲再

安人

謂公仁者之勇

止倡辦者以賊論又故事新進弟子員贊縣庭各廿有回金犒從四金蓋以助棚規也公謂士寒峻爲多概子蠲免今歲充文

武生員五十二名計免千四百餘金且好生以爲殺殺者乃自著爲例刻石學門尤令士林稽首至地

咎

公治獄尤仁恕鞠尹紹仁京控一案活百四十七人保全數百家趙曲結拜一案亦活數十人餘獄多因平反得生者殺

人囚劉長輻公至乃引伏將出死流涕謂化俗中牟令富民南觀者曰死自吾分恨爺來遲吾致陷此也

陽守異蹟以流傳爲神明父母公神奇之蹟不可勝舉最異者

而邑境獨大有年縣幾無訟而鄰封赴愬者相屬道路又每歲疑獄旬月間卽流聞郡國優伶輒集爲戲劇如包龍圖况太守

故事

平陽敎授忻州董宇偉送襄陵朱使君詩云閉戶厘合轍刻舟

陋拘墟古錢不適用安用爭錙銖可言卽可行懷哉古通儒
拔貢劉侃送朱令君詩云滔滔江河下仰望黃鵠舉吁嗟聖道
南海濱有鄒魯

前任宗學教習翟良琛送朱使君詩云廉鯁從來有如公得未
曾威生銅面具清抱玉壺冰饗餐羣皆伏緦貅氣不矜秋高華
峯隼嶄絕見眉棱又云省訟傳呼少觀民燕處稀印牀花自落
行嚄雉還飛衙苦青衣散官劬赤子肥如何虞芮質越境至如
歸其卒章云泉林高臥久物色到袁安疾苦詢民隱文章接古
歡計難參馬服貧不累豬肝淚盡酬知己吾生老伐檀

廩生陳邦傑送朱令君詩云直以性情孚岸獄更無關節到文
章又云閉關人物殷勤訪講院文章子細論

生員方鎮送呂令朱稚圭先生詩云一事感孚眞最捷平生不
近四知金

蔣錫慶送朱令君詩云勿遺利於地勿壅利於人矧狐谷之壤
十萬八千畝原隰龍鱗

謹案水利碑稱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據此詩則水
田實數尤鉅

咸豐三年十月中議大夫 內閣侍讀學士陽曲郭景僖襄陵
舊令朱使君祠詩序言使君旣去官縣人禋祀之不衰僕過平
陽訪君遺躅父老皆流涕感而敘之詩云虎觀遺鴻筆雄疆借
繭絲艱難才不世中外理無私廟寫生金像名甄陞石碑有恩
酬俎豆無計返旌旗昔者程明道伊今陸隴其何當後車載璜

王起熊彫

閩邑紳士公獻聯句云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三思而後行必以告新令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此之謂大丈夫
鄧庄村紳民公獻聯句跋云邑尊老父師甫下車卽脩建鄧公伯道祠墓以興教化紳等感激無地謹達下情

祭朱子襄先生文

維光緒八年正月某日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子襄先生之靈曰大道堊鬱土失其馳
羣囂眾歛以儒爲些疇經不鼓疇立不隨天地之紀匪善焉歸
惟君嶽嶽起自南海睇古思齊聖豈余詒昔尹襄陵人稱惠君
撥煩蠲苛剗駁還純平水瀾瀾以漑以蕃桀黠擅利蠹生不均
下車視土爰定水則置門管渠謹稽閭閻主伯羣僖芄芃黍稷
始君未至固盜潛跳猝拚其逋若鬲圖牢君之在官洗手奉職
目營心注民依是恤有不便民忼慨矢辭令實強項氣撓健兒
崇水弭害誓神驅狼一誠所孚疵癘消藏弊獄闕廟發言琅琅
觀者如堵萬背盡裂彼不孝子搏頰出血風動化流民用大猷

俾農服田士與絃歌時巡郊野笑語姁姁或質所爭就壠理論
百九十日政成而去攀遮塞涂如嬰失哺億眾尸祝豐碑仡樹
盜駭中原債不可羈君感時艱上言便宜師截其來可踣於屢
當路泄泄君乃拂衣比寇入晉果如君畫惜哉斯人鴻冥其翼
居恆誦法繫程與朱務踐厥實悉吐其餘學者景從不肖畏義
相率以善莫知所自吾曹薄德來忝大邦不有仁賢其曷以臧
峩峩高山皎皎空谷方資清尚用敦末俗何寤邇者剝運斯丁
胡天不弔實我老成君之經綸旁眺四徹其施於世不及十一
君之學術粹然巨儒明不自翹遺書有無磊磊中懷儻俾大礫
唐虞三代豈不如昨抑其所爲夫既有然於君奚嫌無作前賢
獨是吾曹欲咨無所然黎莫歸士夫喪巨歔歔瞻望雪涕難收

豈伊其私邦國之由含哀泚筆言告九幽嗚呼哀哉尚饗

禮山紀聞

簡朝亮曰朱先生年譜蓋書其大者也譜成雜記其餘君子之章彪彪作續瓠葉可歌雖微不廢作禮山紀聞

凡二十有二條

先生六歲族伯雲中過塾示先生屬對曰老子龍鍾先生率應曰大人虎變

有以賓館請者先生以其執綉家也辭之徐佩韋大令就之中歲而辭之君子謂大令知誼先生知幾

有嫺黨登科來謁坐而言曰予幸登科假佗國學生名也溢子若干歲矣先生心賤之笑曰斯不獨必得其名抑且必得其壽先生曰科名不足以重人當自樹立則人重科名爾

先生嘗謂故人曰何錢癖也故人曰予之癖愛錢猶子之癖不

愛錢也先生笑曰子何以答錢神故人適爲集句曰我生託子以爲命天下何人不識君

同鄉岑亡友之子幼孤先生卹之友子長遊越南贏金還鄉饋先生夥先生納茶數掬皆反其餘

先生赴試廣州渡白鷺潭中流疾風發舟將覆檣顛先生坐自若也方持茗飲無微傾者

先生曰古云精神福澤之源幼安省嘗三朝晏起昔里甫先生見晏起者每警之云在牀曰尸何不祥也

先生方壯有交游喜談諧自矜得女弟子先生正言曰西河簡齋老子婆娑皤然白髮女弟子從之游至今猶譏於莊士況少年者邪其人謝之適曰寓言云爾顧愛我之忠孰有如足下者

序

先生居都門邑館同人譚紀文達筆記曰鐵蟾之疾見一采毬大如車輪中有麗女遂瘵而亡文達以謂鐵蟾愛奇鬱爲心疾不其然邪先生曰非也北史徐謩傳云武成帝酒色過度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一美人食頃變爲觀世音徐之才云此色欲虛勞所致處方服之頓愈然則鐵蟾之疾近女之過非以愛奇也

道光二十有一年秋先生會試南歸同年何孝廉以昔年殉於舟次殯樁南安及是其弟度嶺迎喪牙人索而困之將徒手歸矣先生至伏贈傾貲且言於郭照磨遣役護行千里喪歸

先生會試南歸次臨城驛雨後嚴寒覆車數四人馬陷泥淖中

更殘饑踣從者潛逃與夫扶羸不起迺大哭先生整衣立路壚
徐語同人曰我輩苟佗日見用可放膽作好官去脫有萬一遷
謫苦況不過爾耳此一夕固試劍厓鍊金石也

先生西入晉至井陘關謁漢壽亭侯府自誓於神曰某若不追
吳隱之包孝肅諸人有載晉一錢歸者明神殛之及南歸如所
誓

襄陵席氏之女將登迓車而狼噬焉先是先生布令曰狼殺人
人猶不殺狼凜然邑人無敢動者朔日先生及邑廣文祭府旣
畢廣文戲謂先生曰女也席氏未遇才郎先遇豺狼奈何先生
於是殺狼之心尤摯矣

先生居晉中丞屬聽事楹書先生題曰聖代卽今多雨露諸君

何以答昇平粵人林大令宦晉以事部遞先生贈曰更爲後會
知何地各有前因莫羨人先生南歸晉人請留別先生賦曰且
欲近尋彭澤宰不妨長作嶺南人皆集句也

歐陽小韓孝廉赴澄邁儒官與一妻一妾偕涂遇先生立而言
先生曰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孝廉大笑

試榜錄成有鄉老走幣於鄉鬻已道過禮山或入見焉先生與
之坐或語刺刺也門人異之已而野僧叢弊鄉人不知也先生
發之繇鄉老也鄉老游食巔而多聞

鄉人關凌雲弄煙江疊嶂圖跋曰告我後人永弄斯圖雖千金
不易也亡何子孫鬻之三易至先生廼眠其跋歎而藏之卒訪
其子孫之賢者還之不收其直

鄰鄉龍江劉方伯士奇在有明時美治行拜賜璽書其書文待詔徵明爲之也有重賈鬻於先生者或求轉鬻先生靳焉私謂人曰吾獲之將還之佗人未必然也於後劉氏子孫有從學者遂還之問所直終不言餽贖不受

同治十有二年秋有流星其光如晝斯須有聲或以問先生不答已而詰曰子曾讀漢書庖問者曰未也踰年 國郵問者驚悟檢漢書然後歎天文志之符也

先生飯蔬食閤人日次其糗有過先生者精食而客之客嘗至先生以其舊游七十年也主客相忘加饌仍蔬食故人食不下咽謂曰何自苦如是庖先生曰吾以礪其齒也

朱氏祖祠先生題其額肇窠大書或問之曰瀝歐虞閒也又題

其東廂曰頌先人之清芬

增錄

補禮山論事一首

豈謂周書闕詩從句首安舉空羣市骨剗退獨忠肝李報齊侯
好相求漢宰官夷吾天下計首計戎馬虜汝目中觀辛受碑陰
白鄒訢道士丹七方通在六排律見三端

朱九江先生集卷十終

再傳弟子校栞於讀書草堂